

沙滩塑料椅和轮椅

陈伦新

这是一所寺庙，附设了一间养老院。

一个打扫寺庙睡在沙滩塑料椅上的老人，和一个养老院里坐在轮椅上的老人，谣传是上世纪初因父母早亡而失散的一对年幼孪生兄弟，但无人证实。

一个早已在多年前失去身份证，很少人知道他真实姓名的流浪佬汉，由于自小就随寺庙四处迁移，已作古的寺庙掌管默许他留宿，以便平时有人能经常清除寺院前后的花草和杂物，佳节喜庆大日子也有个好帮手，反正不需要另花高薪雇专人而每月只需补贴他少许的生活杂费，这对双方均有好处。

他除了一顿两餐，终年只有两套衣服轮换外，每天清早可以看到他蹲在寺院墙旁，用蔬菜和长豆喂养沙土上爬行的几只名贵的印度金龟。虽然少了些，刚被人偷走了几只。别看他衣冠不正，皮包骨黑黝黝一副邋遢样，那些要走进庙里膜拜的虔诚香客，要不要脱鞋之类的琐事偶尔都得毕恭毕敬请教他。

虽然每个人骨子里瞧不起他，理事们开会个个都表现得自己不是和他一样无知无识无社会地位，但他还是有被利用的价值。几乎每一个新任的庙主席，都会暗地里客气的咨询他，大节日里寺庙要怎样布置啦？甚至利用他性命是从的憨直性格，某某来过说了什么话诸如此类的做包打听工作，既安全又可靠。

不少人调侃他说，当今有谁比你更有权利？能无忧无虑自个儿住在这二层楼独立的大屋子里？他喜滋滋的露出上下一排不整齐乌黑的牙齿，心满意足的对你傻笑。

听说他年轻时候结过婚，老婆后来跟人跑了，因此至今仍是一个孤零零的寡佬。

但他不寂寞，他经常日休夜寐躺在厨房里那张沙滩塑料椅上，悠闲的喂着猫，有时晨早或昏后不惜跑到老远为自己和猫儿打包果腹。因为猫繁殖力强，寺庙和养老院的人对他养猫都很有意见，尤其是喂猫会弄得四处残饭余羹，霉味令人作呕。如此众多人的怨言庙主席听到了，也都充耳不闻，谁又想去得罪他呢？

猫是他的子女，他一呼一叫便立即猫群簇拥。

养老院里坐轮椅的老人桃李满天下，由于不良于行的亲人把他送到养老院来。不久前，过去的一群学生们还为他租用了高级餐室搞了八十大寿的聚会，虽然他不喜铺张，却像木偶似的任人四处推动展示，很少人愿意了解他内心痛苦的感受。

因为他做个清苦的文化名人活着。

他不会饮酒却有人不惜重金报效香槟来庆祝，因为要显示自己已在商海中上了岸，让主持庆典的夫人在众人面前叙述打高尔夫球的雅兴。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台上娓娓道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受他指点，是恩师眼中的得意高足，虽然他目光炯炯而耳朵几乎聋得听不清。百几十人争先恐后的同他拍照，过后却没留意到他独自推着轮椅离开会场，很少人挥手向他告别。因为筹委们都忙着和相识的来宾叙旧，抓紧机会和不相识的贵宾打交道，试图围住记者高谈阔论，忘了今天谁才是真正的采访对象和主人。

这也难怪，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没去过养老院探访他，尤其是筹委中此刻表示最和他亲近的，会前会后他们都是他们脑海中眨眼就被遗忘的老头子。

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，他们都在同一天逝世。

他们同时被送到医院去验尸，并且忙坏了院里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。

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不见有人同意要来认领那有名有姓的老人。接听的起初还承认是亲人，但知道很多后事要办，并且还得花费很多费用，立刻推说自己有事无法赶来，匆忙抛了个电话号码叫院方去联系，使院方十分恼火。

更叫院方棘手的是那身份不明的老人，庙不愿接收，恐怕必须由政府登报寻人认领了。他身无分文，死后真是无牵无挂，火葬费最后还得国家奉献掏款赞助呢。

在那有名有姓的老人灵柩前，既无孝子孝女，只有寥寥几个景仰他的陌生人默默站着哀悼，那些学生有的说订了机票次日要赶早去机场，无法抽空来凭吊，更绝的说他们早已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，查明原因原来他生前没有安排演员角色让他们夫妇同台演出！

无独有偶，一只母猫带着数只小猫在厨房内，绕着敞开的沙滩塑料椅打转，椅上空无人，半夜夹着喵喵的凄凉叫声很骇人，听起来很有灵性很感人，显然不是为了乞食。

此刻，谁还会想起那折叠好的轮椅，丢弃到了何处？

滑稽的是寺庙和养老院流传着这样的笑话：棺木内错放了两个老人的尸体。

陈伦新，出生于新加坡，曾担任上市公司派驻上海首席代表，现经商。近著有微型小说集《疯人院的常客》等。